

從敦煌石窟追溯唐代畫風

趙聲良介紹閻立本吳道子周昉等創作特色

【本報訊】記者鍾麗明報導：唐代是文化藝術發展輝煌的時代，然而，今天已很難看到唐代畫家的真迹，惟有透過敦煌石窟中大量的唐代壁畫，我們可以領略到唐代主流畫風的精神和面貌。

寺廟消失 古畫失傳

敦煌研究院編輯部副主任趙聲良，在上周六舉行的「從敦煌石窟看唐代藝術」講座中，透過幻燈圖片，帶領出席者欣賞了唐代敦煌壁畫中的佛像、山水、仕女、建築畫，還透過敦煌壁畫窺探唐代著名畫家閻立本、吳道子、周昉、李思訓等畫派的風格。

趙聲良表示，唐代彩塑壁畫的風格特點是宏偉壯麗、氣勢恢弘，而不乏精緻。唐代可以說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當時佛教風氣盛行，最好的繪畫作品都在寺廟內，所有人都可以看。他說：「寺廟是唐代的宗教活動場所，廣大民衆的活動空間。隋唐時代的重要畫家，如展子虔、楊契丹、尉遲乙僧、吳道子、李思訓等的重要作品，幾乎都是畫在寺觀壁畫中。」

可是，大量唐代的繪畫都隨着寺廟的消失而失傳了，根據文字記載，吳道子就畫了三百多幅壁畫，可是他的畫卻沒能保存下來。但從敦煌石窟中的唐代壁畫，則可以看到唐代繪畫主流的風格。因為當時著名畫家如吳道子、閻立本等弟子或其他畫家，都會模仿他們的畫風，弟子們亦可能被邀請到敦煌繪畫。

研究壁畫 體味唐風

例如幻燈片中，看到閻立本有一幅《歷代帝王圖》之「晉武帝」（現存於波士頓美術館），在敦煌壁畫中，也見到有相似的帝王造型和神態。閻立本的另一幅《職貢圖卷》繪有印度和外國人，畫家畫外國人成爲當時一種時髦，敦煌壁畫中，也有繪畫《各國王子聽法圖》，當中有穿短褲子的東南亞人，以及身披厚長袍的人，估計是來自中亞或西部一帶。

唐代繪畫藝術到了吳道子時達到頂點，他的線條有力、用筆磊落，尤其是繪畫人物的衣服飄帶，即所謂「吳帶當風」。通常吳道子畫完線描後，作品交由弟子們上色，但因他的線條太好，弟子不敢覆蓋了他的線條，常常用淡色，以突出他的線描，於是形成了重線描而減淡色彩的風格。

周昉一派的畫家則擅於表現唐美人豐滿之美，著名的《簪花仕女圖》就是出自周昉的手筆。他的仕女畫樣式，對唐代後期產生很大的影響，甚至影響到日本繪畫美人的形象。他曾創造了水月觀音的畫法，在佛教繪畫中也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他的畫風都可以在敦煌壁畫中尋找到其蹤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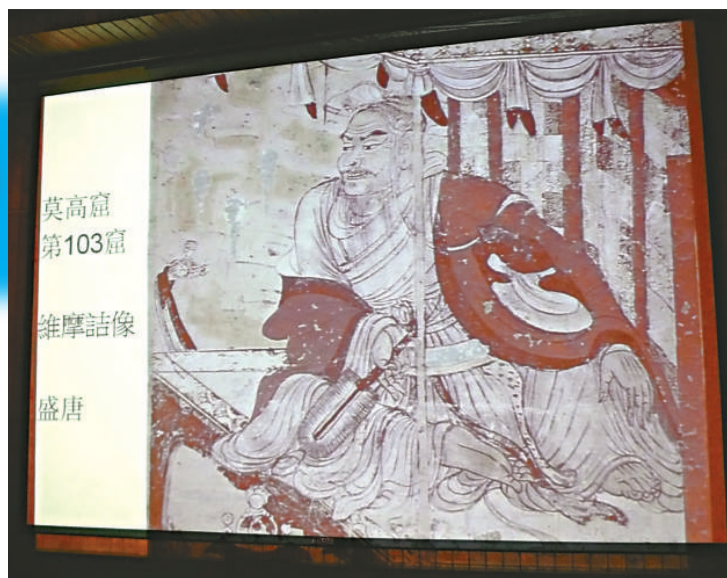
唐代李思訓、李昭道父子以畫青綠山水著稱，但由於五代以後水墨山水畫流行，後世逐漸對唐代以青綠重彩繪畫的青綠山水不甚了解。從敦煌壁畫中，則可以看到唐代青綠山水的發展狀況。而青綠山水的構圖，如一邊峭崖一邊平

地，或兩邊懸崖中間平地，以及其飽滿的構圖，都對後世的山水畫影響很大。

繪建築畫 多透視點

建築畫是構成經變畫的主體，由於佛經道理深奧，老百姓不易明白，畫家們便透過壁畫把佛國世界美好的形象展現出來，而最美好生活，在老百姓眼中，就是帝王式的生活，因此，在建築經變畫中，會繪畫宏偉的宮殿，唐朝建築的重要元素包括台榭欄閣，都在畫中出現。唐代的建築畫在表現遠近空間關係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如果用空間結構分析，會發現它不是科學的空間，不像西方的透視法只有一個透視點，而是多個透視點不斷會向上移。這是因爲如果只用一個透視點，前面會阻擋後面景物，達不到宏偉壯觀的場境，但這種相對真實的空間表現方法，比西方的透視法已早了幾百年。

趙聲良表示，水墨畫產生後，在中國畫有很大的改變，雖然唐代時已有水墨畫，但人們依然流行用重彩，到五代北宋時，水墨畫則一下子普及了，並提倡墨分五色，反對五彩，加上，五代以後，成立了宮廷畫家，把全國優秀的畫家集中到宮廷裡，宮廷畫家接受俸祿，便逐漸不顧到寺廟作畫了，從此，繪畫藝術與普羅百姓的關係被拉遠了，而宋以後寺廟壁畫的水平下降，明清以後寺廟已很難找到高水平的壁畫。



莫高窟第一〇三窟的《維摩詰像》，是吳道子一派的重線描，減淡色彩的風格（本報攝）



▲中國敦煌研究院編輯部副主任趙聲良在講座上回答出席者提問（本報攝）



▲莫高窟第一三〇窟的《都督夫人供養圖》，是周昉一派的唐代仕女畫樣式（本報攝）



▲唐代青綠山水畫（第二）（本報攝）



▲觀眾體驗3D技術製作的「動漫歷史之樹」（本報攝）

動漫大展在北京舉行

【本報記者吳辰辰、實習記者李銳北京報導】旨在扶持和推廣優秀原創動漫作品、支持中國動漫「走出去」的「首屆中國動漫藝術大展」正在中國美術館舉行。該動漫展首次集中展示內地、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的優秀作品。

文化部副部長歐陽堅在開幕式上介紹，首屆中國動漫藝術大展的舉辦，是中國動漫藝術六十年發展歷程的總結。大展以動漫爲核心，橫跨美術、影視、演出等多個藝術門類，通過在美術館展覽、電視動畫展播、動畫電影展映、動漫舞台劇展演等系列活動，全景式、立體化展示新中國成立以來動漫領域的精品力作。

歐陽堅表示，爲支持中國動漫發展，二〇〇六年文化部、財政部、教育部、科技部、商務部等十部委共同組成了「扶持動漫產業發展部際聯席會議」。中央財政設立了每年二億元人民幣的專項資金來扶持和推廣一批優秀原創動漫作品、支持中國動漫「走出去」。此次動漫展是首屆國家級、高水平、專業化、綜合性的動漫藝術活動，將舉行至十一月十八日。

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說，該展覽首次匯集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來動漫名家原作原稿、手稿、原畫以及動漫領域不同形式不同類別的作品，反映動漫藝術隨着時代發展的源流之變。此次展覽是中國政府對動漫產業大力扶持與推動的結果，也是這些年動漫產業迅速發展的標記。

記者在現場看到，此次動漫展吸引了衆多動漫愛好者的熱烈關注。在三樓展廳，幾個年輕人站在一棵巨大的全3D技術製作的「動漫歷史之樹」下，在大樹地面的倒影上交替行走。通過碰撞倒影控制對話框，觀眾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新中國動漫六十年發展歷程的脈絡和不同時期優秀動漫作品的介紹。



▲《小蝌蚪找媽媽》的原稿（本報實習記者李銳攝）

藝術賞析

美術編輯：李志文



▲《梯田文化》



▲《大地雕塑》

拍攝梯田「藝術品」

雲南元陽梯田被譽爲「中華風度，世界奇跡」、「通往天堂的階梯」。元陽的梯田總共有十九萬畝之多，分布在崇山峻嶺中，二〇〇五年第二十八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元陽梯田被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申報預備清單目錄，被譽爲「活着的文化遺產」。業餘攝影愛好者楊志強透過他對光影藝術的造詣，務求展現元陽梯田最美、最引人入勝的視覺效果。

在作品《世外桃源》中，雲霧繚繞的鄉村就像一個仙境幽谷，美景天成。楊志強透過攝影鏡頭，借助雲霧繚繞和霞光瀟灑，將作品呈現散點透視，但見「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鏡頭下的桃花源，似在人間，又非在人間；不是人間，卻勝似人間。

哈尼族先民自隋唐之際就已進入此地區開墾梯田種植水稻，在此一千二百多年，傾注了數十代心力，以驚人智慧和勇毅墾殖梯田，發揮了巨大的創造力。楊志強作品《大地雕塑》，通過一級級梯田、一面面山坡、一道道的山脊的構圖，表現哈尼族人創造的千奇百態、氣勢磅礴的大地藝術意境。

雲海繚繞，忽東忽西，忽上忽下，忽而無影無蹤，忽而彌天大霧，淹沒層層梯田、村寨；日出時分，曙光微微灑下，金色霞光在梯田上互映，由東至西，似長蛇陣陣。作品《氣勢磅礴》，在構圖上通過梯田上半部稍緩，表達如萬蛇蠕動的感覺，下半部則較陡，直入深淵，表達雲海蒼茫、氣勢磅礴的景象。作品中的梯田彎彎曲曲的線條，充滿生命的律動。

勤勞的哈尼人創造「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農業灌溉水利工程，成爲沿用至今的以江河、梯田、村寨、森林相結構的農耕風貌奇跡。照片《梯田文化》展現出人類活動與自然生態結合的和諧美。

作品《山嶽神雕手》則表現水平如鏡的梯田交匯成萬頃良田，在陽光和雲霧的交替變幻中，氣象萬千。更爲奇特的是有些水田變成紅色，這是因爲水裡滋生紅潮。十四世紀明朝時代，哈尼人把這一帶的山區變成了一幅「藝術品」，獲明朝皇帝賜名「山嶽神雕手」。

楊志強是大中華攝影學會會長、香港影聯攝影學會名譽會長、吉林攝影學會副主席、英國皇家攝影學會會員、香港作家聯會名譽會長、香港翻譯學會名譽會長、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



▲《世外桃源》



▲《山嶽神雕手》霧氣氳氳的梯田

年輕藝術家反思「距離」



卡兒《無題》，混合媒介

「距離」一詞，除了反映人、物或空間的遠、近之外，還有什麼弦外之音？七位本地年輕藝術家嘗試透過藝術創作反思「距離」這個概念，尋找和思考他們各自對「空間」所下的定義，探索空間於平面世界中不同的呈現方式。他們以多種西方媒介如油彩、塑膠彩、水彩、攝影等進行創作，從生活中取材，如房間的一角、窗外遼闊的天空、或是路邊的小草。

七名參展者是陳嘉儀、卡兒、彭健怡、徐惠玲、胡偉寬、以及二人創作單位David and Stephen。

陳嘉儀及彭健怡都畢業於理工大學設計學系，陳嘉儀的作品多以動物和大自然爲題材，彭健怡現從事廣告、平面設計及插畫工作；徐惠玲和胡偉寬都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主修藝術；卡兒專注於詩與畫的創作；而這次「距離」展覽則是David and Stephen首次嘗試兩人攜手創作參展。

參展者皆於香港土生土長，近年活躍於本地藝壇，曾參與多個個展和聯展。他們於本港接受專業的藝術訓練，擁有扎實的根基和藝術知識，在構圖、用色等方面都表現細膩和熟練的技巧。

在探討「空間」這個看似抽象的題目時，他們嘗試從具體的自身經驗和生活環境中取材，作品當時代感又予人一種超越時間的感覺，留給觀眾很多想像空間，亦表現他們敏銳的觸覺和情感。

這次「距離——本地年輕藝術家聯展」展出他們近二十幅作品，不單反映自身對物質世界的理解和詮釋，亦流露他們對日常生活那份觀察入微的敏銳觸覺。

該展覽由即日起至十一月八日在中環廣場一樓大堂舉行，由信和集團「香港藝術」主辦，查詢電話：21328601。



▲ David and Stephen《無題》，塑膠彩布本



▲胡偉寬《Little Neighbourhood》，水彩紙本



▲徐惠玲《Fo Tan Station》，油彩木板